

毒贩如何在汇丰洗钱？
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网站（约翰·保罗·拉思伯恩）(2012-08-05 23:50:50)

2007年3月，墨西哥警方突袭了墨西哥城医药巨头叶真理(Zhenli Ye Gon)的家。在高档的洛马斯德查普德派克区，警方在他的房子里发现 2.056 亿美元的百元美钞。钞票堆积如山，在客厅、走廊和厨房到处都是。

突袭进行之际，据称有人看到叶真理在拉斯维加斯正沉溺于最喜欢的赌博项目：百家乐。目前叶真理正在美国监狱中等待向墨西哥引渡。他被控从中国购买用于制造甲基苯丙胺（一种在北美被称为“冰毒”的兴奋剂）的前体化学品，然后卖给贩毒集团。碰巧，叶真理也是银行业巨擘汇丰(HSBC)的一名长期客户。

美国参议院最近一份报告中描述的这段插曲显示，英国最大银行在其全球运营中控制洗钱、并阻止“脏钱”进入美国方面，存在美国立法者所称的“系统性失灵”问题。

这项历时数年的调查发现，汇丰是毒品资金的流通渠道，拥有据称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客户，还从某些交易中剔除了本来可暴露伊朗实体的细节——这可能使汇丰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。负责调查的参议员卡尔利文(Carl Levin)表示，汇丰内部文化“每一个角落都遭到长期污染”。

这起调查震动了汇丰，导致合规主管大卫贝格利(David Bagley)辞职，并在 Libor 汇率操纵丑闻之后，进一步打击了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名誉。

最重要的是，调查显示贩毒和洗钱活动的范围之广、触角之深。从中国到墨西哥，地点和参与者的名字或许看起来充满异域色彩，但正如叶真理一案所表明的，“生意”往往是小圈子的。

叶真理在被捕后不久解释了自己对赌博的痴迷。叶真理 1963 生于上海，2002 年加入墨西哥国籍，之前没有犯罪记录。叶真理称，他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输掉了 1.26 亿美元，但作为一名重要客户，赌场向他退回了 40%的损失，还送了豪华车作为礼物。

尽管叶真理否认所有指控，但他频频光顾赌场的故事，让人一瞥洗白整箱现金的方式之一。一名携带“脏钱”的赌徒，可以购买数百万美元赌场筹码，然后通过合法支票和汽车挽回部分损失。

在漂洗金钱的活动中，汇丰只是众多“洗钱机”中的一个。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(UNODC)前执行主任安东尼奥玛丽科斯塔(Antonio Maria Costa)表示：“今天，在世界各地的银行中，我想不起来有哪一家没有被黑社会资金所渗透。”

全球非法毒品交易规模巨大。UNDOC 估计，2008 年毒品交易规模价值 3800 亿美元，大约是网络零售商亚马逊(Amazon)年销售额的 10 倍。的确，当初正是为了要遏制国际贩毒活动，洗钱才登上国际打击犯罪机构的议程。

1989 年成立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(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)汇集了七国集团(G7)工业国家的反洗钱专家。2001 年 9/11 恐怖袭击之后，这项倡议才真正变得迫切起来。当时一名美国司法官员在一次银行家聚会上表示：“不管你喜欢与否，你们都要走上即将开始的反恐战争的前线。”

但这场金融战争的影响似乎有限——至少迄今影响不大。考虑到非法毒品生意的界限很模糊，其数据容易被夸大，因此难以评估。不过清楚的是，绝大部分利润来自毒品消费国，这是资金链的开端。

以美国每年 350 亿美元的可卡因市场为例。只有 1.5%的所得归种植古柯叶的安第斯山脉农民所有。国际走私贩拿走 13%左右。大部分所得（约 85%）落入美国境内的分销商囊中（欧洲的数据类似）。汇丰被指控的正是在不经意间洗白了这种“脏钱”。

洗钱分为三步：出售毒品，“洗去”资金的非法来源，然后把资金存到全球金融体系的某处。从被判罪名成立的毒枭的证词来看，墨西哥当局相信洗钱过程通常是这样的。

夹杂可卡因的货物从拉丁美洲发运到（比如）亚特兰大，在这里被批发给美国境内的零售商。批发商获得现金，通常是 10 美元或者 20 美元的小额钞票，他们托人把钞票运到德克萨斯州埃尔巴索等边境城镇。司机按照距离和载重，收取 6%至 8%的佣金。

然后，这些钞票被兑换成更为便携的 100 美元钞票，流出边境，流入经典的“门面企业”（餐厅等资金密集型生意），或者在外汇交易所兑换成比索。然后，汇丰等银行接受洗白的资金，这些资金便可以从银行电汇到世界任何角落。

汇丰墨西哥分行在吸纳这些资金方面处于有利地位。在汇丰 2002 年斥资 11

亿美元收购墨西哥银行 Grupo Financiero Bital 之后，其在墨西哥的分行数量一度超过英国。然而，这一过程的最后几步是合法的，即便可疑。此外，更大规模的合法资金流掩护了这些操作。

美国参议院的报告发现，2007 至 2008 年间，汇丰向其美国控股公司转移了 70 亿美元。这些转移的资金中，部分似乎在当时还属于非法毒品交易收入。然而，相比之下，墨西哥货币市场的日交易量为 500 亿美元。

因此，官员们常常像大海捞针一样。而他们的搜索又被狡诈的新手法搅得更加复杂。例如，罪犯通过预付的商店礼品卡来漂白“脏钱”，这种生意每年价值约 5500 亿美元；或者用“脏钱”购买合法商品（如番茄或者大量布料），然后把这些商品合法运送出边境。

正如走私毒品一样，洗钱也是一种恶性循环：大把美钞往往被再次换成了便携的小袋可卡因，因此，毒品隐藏了货币，而非相反。这种生意的另一个特点是，总能找到指责对象。

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期间，伦敦有人在含蓄指责——尽管同美联银行 (Wachovia) 相比，汇丰的不当行为相形见绌。与汇丰一样，这家美国银行没有严格的制度。结果，2004-2007 年间，其电汇规模高达 3730 亿美元左右，而汇丰为 70 亿美元。逾 40 亿美元的巨额现金从墨西哥的银行转移到美联银行的账户。2008 年富国银行 (Wells Fargo) 收购美联银行以后，美联银行前后花了 1.6 亿美元，就各项刑事指控达成和解，美国无一人坐牢（相比之下墨西哥有 15 人入狱）。

汇丰推卸责任。在听证会上，零售与财富管理业务主管保罗瑟斯顿 (Paul Thurston) 把汇丰的错误归咎于墨西哥“挑战性的”环境，包括其员工面临的绑架、勒索和贿赂风险。事实上，一座暴力泛滥的边境城市的分行经理或许置身于这样的处境，但墨西哥城的员工肯定不会面临这样的威胁。墨西哥的一名官员表示，瑟斯顿是在“避重就轻推卸责任”。

但墨西哥人也找到了替罪羊推卸责任。自 6 年前政府开始打击有组织犯罪以来，已经有 5 万人死亡。很多墨西哥人表示，这场打击中“死的是墨西哥人，捞钱和提供枪支的是美国人”。不过同样属实的是，杀手都是墨西哥人。

汇丰案件使人们重燃希望：打击有组织犯罪可以借助为电子表格殚精竭虑的“忍者会计师”获胜——正如因被控逃税而入狱的阿尔卡彭 (A. Capone) 的遭遇那

样。但这种希望令人怀疑。

无论是在俄罗斯等不透明的国家还是厄瓜多尔等使用美元的国家，“脏钱”总能找到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弱点。即使在号称先进的国家，记录也相当糟糕。2010年，联邦资产扣押令(Federal Asset Seizures)总计仅没收了25亿美元，只占估计年度价值650亿美元的美国非法毒品市场的一小部分。2009和2010年，英国重大有组织犯罪署(SOCA)没收了价值3.18亿英镑的犯罪资产。

洗钱调查也行动迟缓。即使在汇丰的全面配合下，美方的调查也花了5年之久。此外，银行监管更加严格，合规进一步加强（例如，汇丰表示合规支出翻番，现在合规人员达3500人），已推动洗钱进入非金融企业。这样的企业数量更多，更加难以监控。

估计洗钱的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联合国(UN)承认，每年全球犯罪收入总计达8700亿美元。这一数字非常庞大，但与全球每年18万亿美元的贸易额，或者每天4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相比，就很容易被忽视了。正如吸附在鲸鱼身上的亚口鱼一样，犯罪商业（包括洗钱）伏在水下、小心谨慎，通常用现金交易，而且难以捕捉，因为它能够轻易游到其他地方。